

序

书具六体，虽兼著臣言，大抵皆君道也。故一代之漠训功烈，必言命言天。臣之奉承者，庸可忽诸。洪武辛酉，天兵下云南，自兴发之始暨奠定之后，其神机庙算出于圣裁者，有诏、有诰、有制敕，或论大将，或论守臣，若诸夷之酋亦有一人而发者，莫不明见万里综理微密，所谓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者，盖如此。录黄具在，散而不纪，统实惧焉。且《虞书》以《尧典》命篇，释者谓册在兀上象尊阁之意。今谨按故事，会萃众底钦录于册，再拜，奉藏于文庙之尊经阁。所冀者吾皇之道无远弗及，亿万斯年人存政举而无坠也。呜呼！唯西南之夷地方数千里，皆山林幽昧，种数庞杂，性如飞走，易惑而难化，仰惟创业之君、辅运之臣，风云际会于一时，而威德周匝于四表，故能投之斯中，取之斯，获丰功伟绩如是乎其神也。虽然伏读御札、于以见圣人经营之勤倦焉，西顾宵衣而旰食者亦屡矣。逸不忘劳，安不忘危，吾属有事于此者，可不念厥始而慎其终乎？前臣奉诏既有以善取矣，则继之者苟能服膺而弗失，夫岂不可以善其守哉？此区区钦录之意非特致敬于一时也，亦非为备参考而设也。《诗》云：肃肃王命，仲山甫将之君子，其有取于此乎？洪武丁卯冬十二月，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渭北张統拜手，稽首谨序。

敕谕左参政张統：

古之高志之士，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后已，所以然者何？贵身荣家以显父母，卿效贤人之道方始，当日省月觉以观下愚，造歿身之计。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，君子道兴之所，然且云南诸夷杂处之地，若欲治安，非出群之材不可。卿必忠可格天，诚可会人，朕之生灵是幸，故兹敕谕。洪武十五年二月□日。

制谕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、副将军永昌侯蓝玉、西平侯沐英、都督谢熊等，于云南开设都指挥使司，谢熊都指挥使掌印，冯诚指挥使左封印，戈预指挥使右封印，云南诸处守御各卫所大小官军悉听节制。洪武十五年闰二月十五日。

敕总兵官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、副将军永昌侯蓝玉、西平侯沐英：云南之地，稽之古典，气厚风和，人民尚兵。上古以为遐荒，中古禹迹所至以别水土，故地属梁州之域。自汉、隋、唐三代，皆中国所统，曩元既有其省，数出名臣望重者镇之。今将军等率精兵前进，不逾百日而取之，若非名臣望重者守之，愚下之辈未可托也。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、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暂署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事，平定之后除官替回。洪武十五年闰二月二十五日。

敕谕颍川侯傅友德、永昌侯蓝玉、西平侯沐英：往往人来，皆说各处守御

卫分好生无粮，以朕远料云南，莫若大将军拨下止守云南大理、楚雄、临安、曲靖、普安，其身子里守御处所，如东川、芒部、乌蒙，除乌撒见守少存，其余且休占住，军都督去厮杀，等杀得蛮子畏服了，然后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，乌撒往北一日半，立为一卫，令东川人民供给，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，务要岁足军食。七星关立一卫，或乌蒙或芒部，合令那处蛮人供给，务要岁足军食。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，分中札一卫，令六诏、羿子等蛮人供给，务要岁足军食。若如此道路易行，军势排在路上，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。若分守诸处，深入万山，蛮人生变，顷刻道路不通，好生不便。符至之日，诸将当美饮食，抚军士，将诸蛮尽行平定，方敢旋师，如敕奉行。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颁行。

敕总兵官征南将军颖川侯、西平侯：徐保至京，方知大军七月二十八日已围乌撒，俘获次第，见搜林菁，诸蛮四散逃去，然此乌蛮之地山多径隘，必深谋远虑，将永昌、平凉、安陆三侯，王、张、郭三都督诸处军士会于一处，所在山林布满搜索，则诸蛮无所逃矣。近人自七星关来说，芒部、乌撒二处蛮人夤夜持火照道，挈家尽逃入霭翠地方避难，符至可先着令务要蛮人献将出来。其关索岭路，非古正道，又在西北、西南甚是下隘。人马经行，必着大军荡涤彼处蛮贼，开通此路，以接普定。其芒部必当尽获首目前来，如敕奉行。洪武十五年八月十九日。

敕谕总兵官征南将军颖川侯、四平侯：云南地方粮食生受各处安放，军卫务要活落调遣，庶使军官军人不致艰辛。若安顿不如法，大军一回，诸夷作乱，人少难以制伏。若差去舍人至军中，须要把逃军的缘故说与各处守御军士知道。这蛮人地面里，凡在逃军人，但下路的不曾有一个出得来，都被蛮人深山里杀了。不杀的将木墩子墩了，教与他种田。差去舍人，到时可即将蓝玉、费聚、吴复、王、张、郭三都督这几个领的军都会做一处，搜山、杀蛮。军势既大，蛮人地方窄狭可以擒获，无粮处休教军守。止于赤水立一卫，毕节立一卫，七星关立一卫，黑张迤南、瓦店迤北分中立一卫，如此分布，守定往来云南便益。其水西霭翠地方，必会十万之上军数踏尽了，然后方是平定。此等料度皆是我坐家说的，不知可行不可行，军中自从其便，如敕奉行。洪武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。

敕谕总兵官颖川侯、永昌侯、西平侯及平凉侯、安陆侯知道：六月初八日，贵州都司文书至京师，知盘江路道尚未通行，兼说目下并无升合口粮，如此艰辛。符到之日，将各处守城寨官军若无粮用时，且将城寨不守，尽数出去会做一处，将那有粮蛮人都打了取粮用，休固守不肯那移，久后军马饥荒了。符到水西，留四百守城看霭翠变也不变，普定、云南也如此。将水西、普定应有

军马都会一处，每日去蛮子住处攻打要粮用，他那有工夫去打我空城，只这般依着。如敕奉行，钦此。洪武十九年九月初二日。

又传奉圣旨：乌撒若平，使趋芒部，既平芒部，乌蒙若半真半假来归，且虚待着。东川若降，亦虚待着，且把军十数万都调毋役，西蒲等处尽剿了，然后复往乌蒙、东川、水西。人在后下手，当日回奏，除钦奉行外。洪武十五年十月初一日。

礼部为征南事，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华盖殿早朝钦奉圣旨：征南将军奏乌撒、乌蒙、东川、芒部并云南土官等既降又叛，因此自六月从云南将兵，由仁德府将东川牛羊收与军，计羊三万、牛一万。又乌蒙边上经行收羊六千、牛二千五百。至乌撒收到牛羊五万，芒部牛羊四万。这般说呵他那乌撒、乌蒙、东川、芒部四处把事，怎地服事土官，教如此不至诚，引将军去路坏了好地面。当初我这里用兵，可为普定、安赞招咱每的军，藏了有罪的人，去拿安赞，安赞已拿了。取云南的缘故，为云南梁王使人来俺根前打细，通了流官及火者每，为这般征云南。云南既定，梁王自死，家小都来俺行了。那各处土官不晓事叛什么，若晓事不作歹呵，将那大军踏践坏的人口头足纳差发呵，几年用得了。那厮每许大地方，如何无一个晓事的把事，都这般不知天道人事，可惜搅坏了你部家。即便出榜去教土官百姓知道，教听者俺的言语安分守己当差，休做歹，不听说呵，俺再用心，他每当不得。本部备开圣意，仰西南诸夷悉宜遵守，毋踏前非，须至榜者。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有元失驭，群雄并起，声教异为，蒸黎各擅，是致废兴，民不聊生。朕秣马励兵于江左，控弦三十万以观，诸雄弗成，乃命征虏大将军平元都，肃靖华夏，奠安黎庶。迩年以来士不弯弓，马牧平野，农耕有余，人皆乐福，惟尔西南诸夷密迩声教，恃峻弗庭，纳逋逃，匿有罪，坐受四川之任，肆侮中华。凡我朝臣，孰不奋恨？是以特兴问罪之师，今云南既平，诸夷服从，故诏谕以更生之恩。所有事宜例列于后。

一、云南地方所居人民，士农工商各安生业。

一、云南诸夷处所，有便于水草牧放者，仍旧。

一、本处人民既已归附，各务生业，毋得擅带弓箭，执把枪弩。敢有违者擒而罪之。手无兵刃，我良民。若害及无兵刃者，治以重罪。

一、本处人民往往制造毒药有伤善良，诏书到日，毋得似前违造。

一、本处人民归附之后，凡有诉讼，须要经官陈理，毋得擅相仇杀。

一、乌撒、乌蒙、东川、芒部诸夷土官既降复叛，潜害兵士，若便尽行剿捕，缘罪酋畏，恐累良民。今事已定，其有畏避军马，逃窜山林者，诏书到日，自行出官投首，与免前照，仍旧生理。间有首恶仍复不悛，潜匿山菁，有能

擒获首告者重加优赏。

一、普定、普安、曲靖等处，使客经行驿路，本处土人，潜入深菁，邀阻往来，发兵搜捕，已行得获。今后人民各安生理，毋得似前阻滞。如有阻滞，经行照依地方剿捕。

一、自永宁至乌撒卫由可渡河，亦系使客经行大道，本处土人毋得阻滞人行，如有阻滞经行，照依地方剿捕。

一、云南普定被大军征伐者，为隐藏向仓官龙小厮及招诱逃军，所以受问罪之师。今后各处土官毋蹈前非，隐藏有罪之人。

一、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，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，教养子弟，使知礼义，以美风俗。

一、民间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所在官司设养济院，月给口粮以全其生。

一、各处仕宦人员流寓在彼，及本处人民，如有怀材抱艺愿仕者，有司礼送赴京以凭擢用。

一、旧有各处官民人等，因兵隔越，愿还乡里者听。於戏！知天命者福臻，昧天理者祸至，信如四时，速如影响，播告诸夷，想宜知悉。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。

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，纪事奉御徐保传奉御笔圣旨：军中十分要仔细，天象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月犯毕三次，主军中有大战，防水中下毒有奸谋。若军下营处须自穿井吃水，若无粮时不要守城。会着大军不问蛮子在那里，直要寻见拿了方守城。奉御徐保口传圣旨一：云南至毕节立界牌，牌上写着土官把事名字，教他供给守御处粮食，如是地界上截了军，照依地方剿捕。不供给，也去照依地方剿捕。谕总兵官云南之地，古与中国相去不甚远，止是山川险阻，其土产不厚，以此历代馭是方简。今云南虽得就中，粮食艰辛。近闻永昌侯军先出泸、叙，食粮优养，其意甚好，又不知于泸叙可过几时？若军驻泸、叙不久，欲还曲靖等处，粮食秋收又不知几何？地里上民可供几何？通计食至明年，新种交过可以放心。不然若所收不及所用，大军既回，民人不供，将徒废前日之劳。每人来说，亦子九寨人民，密迹四川，恃险不当差发，今遍自大军云南一行，此等中途多损伤，军士甚是不悛前过。今次莫若将军回，趁时于内食，践粮食一冬，将彼军中擒获些出来，使之畏惧，又且声势云南守御，来春军回，休食泸、叙军粮。故兹敕谕。洪武十六年六月初二日。

谕征南将军总兵官颍川侯傅友德、副总兵永昌侯蓝玉、西平侯沐英知道：近于六月中旬遣归车里使臣，遣官间问云南老人，皆说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。元朝时，都设官，后被蛮人专其地已四十年已。近因云南、大理不和，其蛮又侵楚雄西南边远干、威远二府，梁王无力克复，至今蛮占。以此观之，云南

不可不备边机密，回军一节可迟可速，自当仔细。若死可伐，不必备大军，可回军，回时其途中亦子九寨、戎县地面，五村、大坝、上下落乡、十池等处及黄平罗、木洞蛮、霭翠管下阿吕、两宗，翠瓦、莫得、阿胡、阿遣等蛮助乌撒杀害军民的，这几处大军既回，经由便路，合就势略加以威如何？如可施行其事，如不可收兵抚恤了便过大军，必从黄、平、辰、沅、岳州直至武昌方有船只载归。故兹敕谕。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。

谕总兵官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、副将军永昌侯蓝玉、西平侯沐英：近有人来言及回军一节，朕即深思，复料曲靖等处粮储，虽目前可以支吾，其冬春未见善谋。假使曲靖所下种子八百余石，验种得粮不过收稻八千余石，止得四千余米，以守御军士每军一月约用三斗给之，不满四月。自八月食新粮起至十一月终粮尽矣。欲接明年夏麦，尚有六个月无粮相接，未审那军以何充腹？今符前去，尔诸人议，有粮军回云南无后患，若守军无粮，大军既回，其守军必逃，军逃日久，城中必虚，蛮人知其所以，其患复作，事难制矣。以今之计，大军既出，在外边临云南甚有生硬地方，大军可于彼哨粮养口，以候诸郡收集粮米，接着明年夏麦，大军方回，是其妙也，不然未善。符至多方稳当方可。故兹敕谕。洪武十六年七月十二日。

谕征南将军颍川侯、永昌侯、西平侯：旧岁命尔等率甲士三十万南征诸夷，兵临普定，如风行草上，所以去后还昂，致有小疵。及至入云南之域，擒首师于曲靖之西，败乌蛮于可渡之比，席卷豪英，长驱于碧鸡、金马来云：已驻牂牁。未几，捷音催坚敌于点苍山下，而抚金沙逴逴心悅者，其金齿不战而率土以归，于是雕题之蛮闻知，即遣使入贡以再，而献生口，檄从百夷之种，威来八佉之邦，将军其劳至矣。然功并亘古，勋著彤庭，英风遍播于华夷。今也勤劳既多，欲劳以饮用，柰山川峻远，速不及赴，特以朕心劳之，其敕然也。故兹敕谕。洪武十六年八月初五日。

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朝廷政治，遐迩弗殊，德在安民，宜从旧俗。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袭，闻有妇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。前武定府土官法叔妻商胜，质虽柔淑，志尚刚贞，万里来归，诚可嘉赏。是用锡之以衣冠，表之以显爵，仍抚其民，以遵声教，特授中顺大夫，武定军民府知府，仰其小心事上，保境安民，以称朕一视同仁之意。尔吏曹如敕施行毋怠。洪武十六年十月初一日。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荷天地祖宗之灵，统一寰宇，薄海内外，罔不臣服。曩因云南恃险弗庭，阻我声教，是用命将致讨，今已平定。尔车里即听一介之谕，乃能向化来归，远贡驯象，诚意可嘉。今因使还，特遣正使左正言、庞源，副使定定、陈均往宣朕意，并赐以金段表里各四，卿其欣承，以尽朕抚安之道，咸遂其生，则予汝嘉，故兹诏示。洪武十六年□月□日。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曩因云南匿有罪，纳逋逃，惑我边守，命将颍川侯帅甲士三十万问罪梁王，其西南诸夷从拒敌二载余，今已平定，惟金齿之疵，实也先忽都之为，非平缅之谋。又尔平缅不恃远嶮，生归指挥王贞等事大之诚可验矣。呜呼！造福福民，福归于己，首祸殃民，殃将自受，兹尔诏示，想宜知悉。洪武十六年□月□日。

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曩者兴师入黔中，夷人效顺，悉归版图。然其间山谷嶮昧，蕃汉错杂，习俗殊异。朕每即其豪长而任之，不欲数为纷更者，期于安边息民耳。景东土官俄陶怀忠内附，不烦王师，居守从征，并著劳效，修朝首岁，臣节益恭，宜令袭守其土，以靖一方，特授中顺大夫、景东府知府，尔吏曹如敕奉行毋怠。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。

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朕设爵任贤，悬赏待功，黜陟、予夺俱有成宪，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，所以顺俗施化，因人授政，欲其上下相安也。乃者命将入黔中，土官木德世守铜川，量力审势，率先来归，复能供我刍饷，从我大兵削平邓川三营之地，献岁云初，万里来贡，似兹忠款，宜加旌擢。今授中顺大夫、丽江府知府，尔吏曹如敕奉行毋怠。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。

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自古帝王御远人之道，得其地则署土官以长之，务缉夷民，使安生业，以广一视同仁之化也。曩者大军平云南，尔高政酋长一隅，输情纳款，招集民庶，迭著功勤，朕甚嘉焉。今命尔为奉议大夫、楚雄府同知。於戏！官成不怠，而福臻徂集，从欲而咎至，克尽贰职，益励前修，以副朕委令之意，往钦哉！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。

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王师所至为讨不廷，务在怀来，服从即止。前遣大军平云南，凡能归附效顺者皆不失职，尔阿散旧为土官，自知向义，送款辕门，资助兵费，继从征讨，颇著勋劳，今命尔仍管兵士，守护边疆。若能益加公勤，及时训练，镇靖彼方，则当考功实授，以示宠擢。敬哉！敬哉！阿散太和县正千夫长兼试千户职事。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。

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，吉安侯、平凉侯、南安侯同纪察司官于奉天门钦奉圣旨：说这蛮子每只怕马，你每到那里大里有些银子，看有多少，就将那银子买上一万马，放在海子里看养操练，上下关都要做城子，海子里打几只船，两头来往行走，好生抚恤那里百姓。钦此。

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中国之于四裔，犹衣裳之于冠冕，水木之有本源，分至明也。故忠顺者受赏，昏傲者罹殃，时乃天道，非朕敢私。尔土官那直，望著边氓，禄承世守，及朕命将南征，输诚款附，以全其众。今年春，修奉职贡，万里来朝，朕甚嘉焉，特授中顺大夫、元江府知府，尔尚益励忠诚，以安夷甸，则子子孙孙永保世福，尔宜懋哉！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。

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日，兵部钦差镇抚周贵、翟忠传奉圣旨：恁去说与云南大理等处守御卫所，有发到的，有罪断发军人编入伍，着他种田。把关去处盘获有罪断发，但是曾刺字不刺的、刺旗不刺旗的逃囚军人，拿住发与原卫所收，将为首逃的废了示众。又各卫所上紧屯种，尽问军人每，若是有粮，便差内官送将家小来。钦此。

洪武十八年正月十二日，钦奉御宝制谕总兵西平侯等：云南系在徼外，金齿亦甚遐荒。曩者诸将平定之后疵焉，于是命指挥李观率兵抚守，其观固守忠诚，今年段惠叛而能平定之，朕甚嘉焉。今差人往劳，及首密谋总旗者，尔西平侯等速为用心抚字，使知朕意，如制奉行。钦此。

洪武十八年三月初三日，钦奉御宝制谕云南都司西平侯沐英：制书到日，将原拨守云南等卫官旗照名升用。此数系是满坐原拨数目，如有一切事故，备细开来。止升见在官旗，小军旧者升小旗，旧者不足，新军洪武初能者亦可升用。除补各卫数足外，其余官旗赴京如制奉行。钦此。

- 一、原任指挥同知，今升世袭指挥使。
- 一、原任指挥僉事，今升世袭指挥同知。
- 一、原任正副千户并卫镇抚，今升世袭指挥僉事。
- 一、原任百户，今升世袭副千户。
- 一、总旗升除世袭百户。
- 一、小旗升充总旗。
- 一、为事复职征进，官止依旧授职事。

皇帝制谕车里军民府知府刀砍曰：朕承天命君主华夷，惟天覆地载帝命宰民者，孰知其数哉？然而闻我声教者莫不重译来庭。朕惟推至诚以待之，所以内外无间，遐迩咸安也。诚以天下至大，生齿至繁，非一人所能独治，所以所在酋长，朕特各因其俗，俾之位，治其民，未尝设心吞并，妄兴九伐之师。曩平云南，惟尔车里不候我师之至，速遵治化，朕甚嘉焉。所以特遣使者赍朕诏谕，命尔仍守其土，以安生民。独麓川、平缅恣肆强暴，吞并地方，尝为尔车里之患。又云南既平，复天命，擅兴金齿之役，后纳款奉贡，朕重念民罹兵祸，特原其罪，俾守旧疆，悔过自新。何期稔恶不悛？今岁复敢肆侮跳梁西南，以为景东之役。上天昭鉴，罪不容诛。今特遣礼部主事刘之微、舍人刘瑾、丁子良赍朕命，升尔车里军民府为军民宣慰使司，以尔刀砍为亚中大夫、车里军民宣慰使，尔当合谋于邻邦，凡与麓川、平缅有仇者几邦报来，朕当奉天之命发大兵一同声罪致讨，诛锄凶恶，复尔原失地方，安尔居民。尔其精白一心，必如朕命，以成乃功。故谕。洪武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。

皇帝谕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张统曰：唐虞之制，外树州牧侯伯

，抚奠民居，人乐雍熙，载诸方册，虽不备述，简略见焉。当是时，贤良并出，所命皆仁，所以君有易位，而法令不更，诸侯列土，千载而不易，以其诚信相孚，上下亦然也。吁！今之人不然。遵善弗从，纵欲如流之趋下。朕起寒微，出望外而统天下，竭气语疲精神，谕人为善，从者罕焉，是其难治也。且如内而中国，外而四夷，今九州十二牧官既命，数违号令，未见其人。西南诸夷自生衅端，发兵讨平，命官抚守，尔张统者首行，今五年矣。言出则诸蛮耳入，令布则诚信相孚，奠安黔南亦五年矣。今年来朝不待考，而朕知功居考内出九州十二牧守首，惟统为最，复命仍治黔南，汝往钦哉！洪武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。

敕谕西平侯沐英、吉安侯陆亨、平凉侯费聚、南安侯俞通源、都指挥宁正、楚雄指挥袁义、大理指挥郑祥、品甸指挥赖正孙、金齿指挥李观、储杰等：近日李原名自平缅归，朕静听敷陈百夷事情，其词不下万言，言无伦叙。及有伦叙处皆百夷诡诈万端，虽数千万言并无一语可信者。由是观之，此蛮夷甚有窥伺之谋，或早或晚，必有扰边之患。敕符到日，昼夜缉垒，金齿、楚雄、品甸及兰苍江中道，务要城高濠深，排栅粗大，每处火铳收拾一二千条，或数千百条。云南有造火药处，星夜煎熬，以备守御，凡来勿轻战，相机必胜乃出。前者云南初下，军中差人与百夷往来，所去之人以今观之，皆是贪财好利小人，不知事势轻重，一概张威貽笑诸夷。尔来靖江不才，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，去人皆非道理，以致上累朝廷，下被污辱。以此观之，自今以后，平缅并不许一人差往，静以待之。彼来有文，止答大概数句，若无文人至，毋与较论。其差发之物并不许取，如此数年，麓川之地可入版图矣。固守此言，毋得轻与往来。若使往来，中彼侮慢。绝迹不交，默然不动，彼无策矣。故谕。洪武二十年五月十一日。

谕金齿卫指挥储杰、严武等九员：金齿远在边徼，土民不遵理法，负固守险，人各自保者多，非比中原循五教之民，人皆生拗。戍守其地，非德重名播者，不足以重其地而抚其人，指挥李观名播蛮中，诸夷情德，所以命守金齿以掌其事，为此也。所发不才之人，集数不下万余，皆奸儒猾吏，累犯不悛之徒，非易治制者也。况所发军官指挥千百户镇抚到者，数亦不少，此等皆恃功放肆之徒，若以李观行号令，制服岂不难哉？朕所用李观，用德而用名，若欲行号令，制服恃功放肆之徒，必储杰、严武等严加号令，而制服之则易，方乃金齿固守。不然，倘失机误事，则储等不得无罪。敕符到日，若如命练军卒，教囚徒，深沟高垒观平缅之动静，庶可。守城之道，练囚为兵，验定人数，各守地方。每丁实守地几尺几丈，务要分派精明。其囚军倘有专凭口舌，不法军法，即斩之。符至之日，将发到指挥千百户镇抚旧军整点，见数分派各官，根随



出入，故敕。洪武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。

曲靖军民府霜益州，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辰时，抄蒙右军都、督府书填内府禡字一号勘合，批差镇抚成谨到州为军务事，比对勘合相同。该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，本府佥都督王诚等于奉天门早朝钦奉圣旨：右军差舍人前去播州、水西、乌撒、乌蒙、霭益、寻甸、建昌、武定、马湖各各土官处说知，禄肇不肯当差，芒部、东川与白夷私通，已差阿奴亦结暗地往来，要与我每厮杀。不想东川、芒部这等心歹，为这般且不与白夷厮杀，先与东川、芒部讨得分晓了方过去。如今我每无粮，这军马且在禄肇地面上，种二年田却去芒部种二年田，再过东川种田二年，方去白夷厮杀。我则这般要与白夷厮杀，无粮难去，既是东川通了，他必请将白夷军来与他每就东川厮杀，却不省了我每行远路。我每自种白吃，着修营寨成家，在东川、芒部地面上请白夷十万、二十万军来，东川、芒部纳与他人粮象、粮马草料与我每战，俺的差发不当，白夷差发却当，说与水西等处土官，这东川、芒部人、禄肇人，你每体藏，他走在你地面里隐下了，不便与你土官。早前我买马征达达，他每不肯，如今达达征取了，他每不曾将马助气力，倒通了白夷，说与众土官知道。钦此。本府今将圣旨事意备云前去，仰钦依施行。

右军都督府为剿捕思伦发事，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，本府佥都督张铨等官于大庖西钦奉圣旨：云南在中国西南，曩者胡元分命梁王世守其地。自朕有天下，凡四夷酋长能奉天命奠安生民者，朕未尝轻于征伐，惟梁王不知天时人事，恣欲不道，容纳逋逃，数为边寇，虐害生民。由是命将军颍川侯率甲士三十万声罪致讨，以平地方。诸夷来庭者悉令世职，以抚其民，独麓川一隅始则肆侮于金齿，诸将莫不愤惋，欲行剿灭。朕不忍再劳军士，故不加诛，姑容纳款。彼乃弗遵声教，潜纳有罪，入为边患，朕遂命将帅沿边屯种，以镇边疆。今彼又复率众来寇，状闻，朕即发兵二十万，径往彼处。近捷书来奏，已为边将所败，杀获人众数千，象四十余只，遗类遁收。然所发二十万众已在途中，不可止遏，必欲问罪于彼。尔右军都督府行下沿边车里军民宣慰使司、顺宁府、元江府等处土官知道，教车里整饬兵象，其余土官各备兵甲，听候大军会合剿捕。今后但有麓川商贾往来各处者，就行捉获，解赴京来。钦此。都督今将圣旨事意备云前去，仰元江府文书到日，火速行下所属土官，钦此施行。

一件：今年大军俱在永宁、禄肇屯种，上秋移近东川、芒部屯种，明年屯种直到云南。仰本府将应有的军马整搦精锐，衣甲器械齐整，俱要操练，听候大军到日会合，剿捕麓川思伦发，不许怠慢。札付车里、元江。

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，札付车里一道，除同前上一款。一件：今年大军俱在永宁、禄肇屯种，上秋移近东川、芒部屯种，直到云南。速将本司军马

整搦精锐，甲器械齐整，应有的象只，或一千或二千，俱要出来操练，听候大军到来，会合剿捕麓川思伦发，不可怠慢。

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旗手卫指挥刘玉到传奉旨意：

一、若彼有三万，我将四万对住，另将好军，或一万，或二万、三万，却去他来路上等着，或相去一程、二、三日程，截他归路。看紧慢就取者吉寨，并打景东与他相对着的军，日夜粘住，不许他退。设若那厮见后面军大攻，动城寨退的紧，却十分追得紧。

一、凡要打那一个寨，先教人看了贼周回地势，何处可安七稍炮。若可安时，预做下炮，或二十人坠一座，三十人坠一座，这等炮做一百座。临行一根木头，四人可扛行者，到根前围了，立起来便打。

一、此时马军不知实有多少数，若有三五千，止将三五千马出在那厮后面三四程，攻打后寨。那象也则是吓人，如今京城见有牙象八十只，使他打人并打草人一般打，则是行迟，没马一小行快，人赶得上，他若无马时及马少时，你每则步军对住阵后往来，着马折冲，或数千马或一万马来往，冲近根前射象，不多时便拿得他。

一、若大军到了二十万时，止将对得住的几万与相持着，便着十四五万去后面五六程下营，攻取城寨。

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，沐都督到传奉旨意各项事件：

一、如今凡拿住的蛮人战象，休将来留在云南教马，如今京师发狠教象来云南，近日真蜡国王贞个经由古城、安南赶到象进贡，又俺自家广西十万山内拿了二百三十只，京师累年安南、占城、暹罗等国进到旧象八十余只，已自教成了，备办明年发至云南。今遍不用象，得了此夷，京师象只还往云南来也，不来时明年春间发，不用分开各城子里养。回话来

一、设若白夷有人出来说话求免时，问他索取后项物件，金齿损了的官军，将出一万五千马来，才赔偿这些人，景东节次损了，出哨官军将出五百象来赔偿，更出屯牛三万头，青腿象如三百个，方才罢征。

一件，白夷无人来时，并不许差一个人去。

一、设若白夷差人到时，正人送赴京师，小人放回一二。

一、今秋景东、蒙化、乐家等处粮在地者，令兵收拾。

一、白夷此败后，一边差人说话，一边差人做买卖，若如此，但系买卖人不问何等干事，人尽行送赴京。

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，钦差锦衣卫百户吴升口传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大庖西钦奉圣旨：你赶上颍国公，和颍国公说，赶不上时直到云南与西平侯说，将云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万九千有零户、八万六百有零丁，除当马站急递

铺口使了的，余外的见一户要一丁，自备枪刀，根大军下营征白夷。若不肯去的，等大军征了白夷回来，着总兵官领军拿了迁了。钦此。当日又钦奉圣旨：说与西平侯，着吉安侯，平凉侯在倘塘驿上下紧要处屯种，那些军来出军，着南安侯回来你说与他，没了嫂子教他来。钦此。